

西安碑林全集

陕西碑石菁华
第一八九卷



陝西碑石菁華概述

李林娜

陝西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是十四個王朝建都的地方，因此歷史文化的積澱非常豐厚。根據一九八九年文物普查確認的全省文物點共計三萬〇九百三十三處，其中古遺址八千六百五十六處，古墓葬五千六百七十八處，古建築二千二百三十三處，近現代史跡和代表建築一千〇五十一處。特別是周、秦、漢、隋、唐五個極盛的統一王朝，埋葬在陝西的帝王（包括諸侯王）共有七十九位，如秦始皇帝陵、西漢十一陵和唐十八陵等，還有大批陪葬的皇親國戚和達官顯宦墓。其中唐太宗李世民昭陵的陪葬墓不下二百座，是我國歷代帝王陵中規模最大的陵園。這些古遺址、古墓葬、古建築近旁，多遺存有刊刻精美、書法優秀、內容豐富、頗有價值的碑碣、墓誌，在全國佔有重要的地位。截至一九八四年的不完全統計，陝西古石刻有一萬三千八百多件。清人王昶的《金石萃編》是一部全面系統的金石專著，其中著錄的陝西金石佔全國半數以上。陝西歷史上形成了許多著名的碑石集中地，其中最負盛名的是西安碑林。它藏有漢至民國歷代碑石近三千件，是我國形成最早、藏石最多的碑石集中地。還有被稱為中國『三大碑林』之一，能與西安碑林和曲阜碑林相媲美，唐代名人名碑薈萃的昭陵碑林。陝西耀縣藥王山博物館收藏造像百餘通，是中國現存造像最多的地方。藏存漢魏『石門十三品』的漢中博物館，共收有摩崖百餘種，是國內最重要的摩崖集中地之一。藏有歐陽詢隸書的《宗聖觀記碑》和趙孟頫書的《大元敕藏御服之碑》與《孫德彧道行碑》的道教碑石集中地周至樓觀臺和戶縣祖庵碑林等，都是國內有影響的著名碑石集中地。

《西安碑林全集》的出版，其主旨是將西安碑林藏石全部刊佈於世。因受篇幅的限制，碑林以外的陝西碑

石，僅能在浩瀚的碑石中精選一部分，作為附錄，收入此書。《西安碑林全集·陝西碑石菁華》（以下簡稱陝西卷）的收錄原則是：一、西安碑林藏石以外，出土於陝西的碑石、墓誌、造像及綫刻畫類中的精品，個別流入省外和碑石已佚、價值較高或刊佈較少者也予以收錄。二、新出土的陝西碑石優先收錄。三、書法名碑和歷史名碑兼而收之，側重書法名碑。四、刻有文字的造像碑以及唐代綫刻畫的藝術珍品也予以收錄。陝西卷收錄的碑石共四部分，十卷，收錄二百七十四種，三〇五石。一、碑刻、摩崖六卷，一百五十一種，一百五十二石，隋前二十三石，以漢中『石門十三品』為主；隋唐九十一種，九十二石，以昭陵碑石居多；宋至元三十七石，集中於周至樓觀臺和戶縣祖庵碑林。二、墓誌二卷，八十二種，隋前十六種墓誌中十二種是華陰楊氏墓誌，另外是近年出土的近十種北周墓誌中的四種，其中包括極為罕見的北周孝陵陵誌；隋唐六十四種，三分之一出於昭陵，除一塊最大的唐《李良僅墓誌》出土於延安外，其它均分佈在關中各縣。三、四、造像碑和綫刻畫二卷，造像碑三十七種，南北朝時期的二十九種，隋唐八種，三分之二藏於耀縣，其它出土於關中。綫刻畫收四種三十四石，四石出於大雁塔，其餘全出土於乾陵陪葬墓。

陝西卷收錄時代最早的石刻是春秋晚期的《石鼓文》，陝西鳳翔縣出土，現藏於故宮博物院，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在中國書法史上有承前啓後的重要地位。收錄了現存陝西境內時代最早的秦公大墓出土的石磬文，刻於公元前五七三年，這批磬銘對研究春秋時期秦國的歷史、文化意義至關重大。還有臨潼縣秦始皇陵區出土的秦柱礎題字和一九五七年出土於陝西興平縣霍去病墓前的篆書『左司空』刻石。

東漢樹碑之風大興，國內流傳下來的漢碑有百餘種，大多文采鬱鬱，篆分競輝，出自書家高手。石刻形式以碑石和摩崖為主。陝西漢中藏存一批東漢摩崖，其中以《石門十三品》最為壯觀。本書收錄了現存最早的刻於東漢永平九年（六六）《郗君開通褒斜道摩崖》，其書體上承秦篆古隸之餘波，下開東漢八分之先河，堪稱陝南第

一古石，也是目前中國現存最早的摩崖。著名的『漢三頌』中的《石門頌》和《郿閣頌》，前者恣肆縱橫，有隸中草書之稱；後者茂密厚質，也早爲書壇稱爲漢隸中的傑作。另外陝西漢代碑刻中的《西嶽華山廟碑》歷來也爲書家所重。清朱彝尊云：『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一種流麗；一種奇古。惟延熹《華嶽碑》正變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長，當爲漢隸第一品。』

三國至南北朝爲我國歷史上的『禁碑』時期，流傳至今的碑刻較少。本書錄有刻於三國時期書法醇樸高逸與《曹全碑》相近的《黃初殘碑》，和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其字體方整峭勁，在《華山》和《夏承》之間的《曹真殘碑》。北魏的書法爲書家極口稱贊，康有爲說：『北碑莫盛於魏，莫備於魏。』刻於北魏永平二年（五〇九）的《石門銘》摩崖，是『石門十三品』中唯一的楷書形體。但細觀其字形，篆、隸餘味猶存，是研究我國隸書向楷書演變的極爲珍貴的實物資料。現存臨潼縣華清池，刻立於北魏年間的《溫泉頌》，被歷代視爲書法藝術和文學作品中的雙絕碑。北魏墓誌往往多出於北魏都城洛陽地區（西安碑林收藏于右任先生捐贈的北魏墓誌也均出於洛陽），陝西罕有其跡。解放以來，陝西華陰縣出土了十多方北魏弘農楊氏墓誌，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本書多收錄之。北周時期的《豆盧恩碑》，于右任先生曾賦詩，贊其可與『廣武碑』并稱。北周《華嶽頌》，清人楊守敬評曰：『如古松怪石，絕不作柔美之態，亦命世創格，宜其名震一代。』

隋唐書法在中國書法史上閃爍着璀璨的光芒。陝西的隋唐書法名碑，堪稱全國之冠。隋代書法，歷北朝之險峻而沿入坦夷，向爲書家推崇。陝西隋碑名品有興平的《賀若誼碑》和蒲城的《蘇慈墓誌》。中國書法藝術發展到唐代進入了一個氣象萬千、人才輩出的極盛時期。其興盛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最高統治者對書法的重視和提倡。周朝以書爲教，漢朝以書選吏，晉朝置書學博士，唐初全面采用這些措施，還在國學中設書學，專門培養書法人才。把『身、言、書、判』作爲官吏銓選標準，其中『書』即要求『楷法遒美』。因此，不論是帝王還是顯宦，大

多是書家。本書收錄的唐代帝王書碑有：唐高宗李治撰文并書的《萬年宮銘》和《李勣碑》，唐中宗李顯書的《述聖記碑》，唐睿宗李旦書《順陵殘碑》，唐玄宗李隆基書的《楊珣碑》、《鄜國長公主碑》、《涼國長公主碑》和《金仙公主碑》，《楊珣碑》通高六百七十厘米，唐肅宗李亨撰額，為罕見的唐代巨碑。陝西留存初唐書法大家歐陽詢和褚遂良的作品較多，歐陽詢的力作《九成宮醴泉銘》，明郭宗昌和清錢大昕稱其為『唐楷第一』。歐陽詢的《化度寺塔銘》，趙孟頫評云：『唐貞觀能書者，歐陽率更為最善，而《化度寺》又其最善者也。』歐陽詢晚年書的《溫彥博碑》，明人汪砢玉《珊瑚網》譽為『真書第一筆』。由此可見，這三碑都為歐楷書之上品。歐陽詢隸書的《房彥謙碑》今已失傳，立於周至樓觀臺歐陽詢隸書的《宗聖觀記》顯得更為珍貴，清何紹基稱：『率更分書橫逸峭勁，非韓（即韓擇木）、蔡（即蔡有鄰）所能到。』褚遂良代表作《雁塔三藏聖教序記》一出，褚書成為一時風尚，甚為人所重視，它與昭陵的《房玄齡碑》和西安碑林藏的《同州聖教序》為褚體的三大名碑。初唐書法名碑中的至佳者還有《昭仁寺碑》，根據史書記載，推測可能是虞世南所書，此碑集中地反映了初唐崇尚瘦勁的時代風貌。《尉遲敬德墓誌蓋》用飛白書書寫，為唐誌罕見的珍品。此外還收錄了初唐名書家趙模、殷仲容、王行滿、于立政、王知敬、高正臣、暢整、李玄植等人的作品。開元盛世書壇巨匠顏真卿將楷書推向新的高峰，創造出代表盛唐的大氣磅礴的新風格，陝西的顏書七碑皆藏於西安碑林，陝西卷收錄的刻於北周《華嶽頌》碑側的顏書《謁金天王祠題記》，亦為顏書名作。與顏真卿并稱為『顏筋柳骨』的柳公權書寫的碑石，流傳至今的較多，除西安碑林收藏的《玄秘塔碑》、《馮宿碑》和近年出土的《迴元觀鐘樓銘》外，陝西卷還將柳公權書的《李晟碑》、《苻璘碑》、《神策軍碑》、《劉沔碑》、《魏公先廟碑》盡而收之。中唐極富書名的李邕在行書上一改王書之秀逸，出以豪健之氣成為行書的又一里程碑，蒲城的《李思訓碑》一直以李邕的代表作品稱美於世。

陝西卷收錄的宋以後的碑刻僅有三十多石，書法傑出的有元代藝壇宗匠趙孟頫青年時書的《大元敕藏御服

之碑》和其晚年書寫的《孫德或道行碑》。其書體秀媚，特別是後者，用筆酣暢自如，婉麗瀟灑，是他書法藝術成熟時期的傑作。

碑石文字，自來是史學研究中最為重要的第一手資料，它既可證史，又可補史。陝西省記載歷代橋梁和古棧道修建的碑石不少。這些古人開闢交通的經驗，都為後人提供了借鑒。漢中《石門頌》摩崖為古隧道建築提供了珍貴資料。北魏《溫泉頌》是陝西臨潼華清池重要的歷史實物資料，其碑文正好填補了史牒記載中北魏朝的闕佚。《東渭橋記》為唐東渭橋遺址的確定及歷史上渭河河道變遷和唐代橋梁建築等方面提供了實證。岐山唐《潤德泉記碑》和元《潤德泉復出記碑》及《潤德泉復涌記碑》都記載了岐山周公祠舊有泉水時涸時涌，宣宗賜其泉名為《潤德泉》及利用它灌溉農田的情況。陝西耀縣藥王山北周《張僧妙碑》，是研究宇文周與漢族高門之間的關係、佛教在周武帝滅佛以前之地位以及北周統治者與佛教之關係等方面的重要資料。一九八七年發現的《大唐咸通啓送岐陽眞身誌文》和《法門寺供物帳碑》，對於認識法門寺塔地宮文物、法門寺歷史以及唐代佛教史提供了最為可靠的實物依據。周至樓觀臺和戶縣祖庵的道教碑石，對於研究全真派道教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一九九三年底新出土的《李良僅墓誌》（邊長一百二十五厘米，為陝西唐誌之最）和一九九四年出土的《郭英奇墓誌》，對研究盛至晚唐中央朝廷與吐蕃、突厥、黨項等少數民族的關係，具有重要價值，多數史料可補史籍之缺。

目前，陝西發現的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造像碑一百一十餘處，共近三百通，其中北朝的約佔三分之二，絕大多數集中在關中渭北的耀縣、銅川、富平等地，題材可分為佛教、道教及佛道混合三大類。造像碑一般高一米左右，最大高二米以上。其可分為一面、二面、三面或四面開龕，龕內浮雕佛、菩薩或天尊、侍者，龕四周淺雕天王、供養人、建築、出行圖等，并署有漢族或西羌、氐、匈奴、鮮卑等少數民族姓氏及發願文，是研究

當時佛教道教的發展和北方少數民族歷史以及書法美術的珍貴資料。其中著名的有：耀縣藥王山北魏始光元年（四二四）《魏文朗佛道造像碑》，爲國內已知最早的有紀年造像碑；耀縣北魏《姚伯多造像》銘文長達二千二百多字，爲造像所罕見，雕刻古樸渾厚，書法勁健有力，楷中有隸，標示出隸楷嬗變的軌跡，是魏書與雕刻藝術相結合的產物，素爲金石及書法愛好者所珍視。另外，北魏的《夫蒙文慶造像》、《仇臣生造像》、《樊奴子造像》及西魏的《邑師仇法超合邑子三十人造像》等等都是造像書法不可多得的代表作。

石刻綫畫是我國古代特有的一種民族藝術形式，唐代石刻綫畫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唐高宗李治乾陵陪葬的章懷、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墓出土的石椁綫畫《披巾侍女圖》、《持壺侍女圖》、《戲鳥賞花侍女圖》、《宮女圖》等，反映了唐代社會的宮廷生活，表現了純熟精湛的雕刻技藝。唐代宗教石刻綫畫的著名作品——西安大雁塔門楣上的《拱形佛說法圖》，綫條流暢，構圖準確，造形生動。它以宗教畫面展示了盛唐高超的綫刻藝術和時代精神風貌。

陝西卷收錄的許多碑石是六、七十年代或近年出土的，刊佈較少，有的甚至是首次刊佈。特別是墓誌和造像碑，墓誌中十多個是首次刊佈，半數以上是首次刊佈照片；造像碑中三分之一是首次刊佈，大多數是首次刊佈照片。昭陵新出土的《周護碑》、《李孟常碑》、《吳黑闥碑》、《燕妃碑》、《豆盧仁業碑》、《姜遐碑》、《李承乾碑》大多僅在《昭陵碑石》一書上刊有整碑圖版，爲了進一步展示其書法風貌，本書爲各碑增加了一些局部圖版。《高力士碑》歷代金石著錄中只載其上半截，一九七一年發現了碑下半截，今錄其上下兩截合在一起的全碑圖版。《李神符碑》和《乙速孤行儼碑》等石已亡佚，今刊出我館收藏的珍貴的原石拓片。此外，還收錄了新出土的唐《弘福寺碑》、《重修內侍省碑》、《法門寺供物帳碑》、《大唐咸通啓送岐陽眞身誌文》等。

陝西卷收錄的碑石，由於受水平和資料的限制，遺珠訛誤，或在其間，懇望專家學者指正。

石鼓文

亦名『歧陽石鼓』、『陳倉十碣』、『獵碣』等。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石刻文字之一。具體年代尚有爭議，一般傾向定為春秋晚期秦時物。石鼓直徑約六十厘米，高一百厘米。第一、五、七鼓（十鼓順序依張彥生《善本碑帖錄》所排）皆十一行，行六字；第二鼓九行，行七字，其中第五行下又另刻一字；第三、四鼓皆十行，行七字；第六鼓十一行，行七字；第八鼓已被鑿為白，且字跡漫漶，據北宋拓本，知約存二十字；第九鼓十五行，行六字；第十鼓剝損之字及原刻一半，難辨字行，約存四十字。文字環刻於鼓腹，篆書，世稱『大篆』。現十鼓原物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石鼓在唐以前不為世人所知。唐初，石鼓棄置於陝西陳倉郊野，鳳翔尹鄭余慶將其移置於鳳翔夫子廟。後一鼓遺失，至北宋皇祐四年（一〇五二）向傳師於民間訪得，但已被鑿為白。宋大觀中移至河南開封。宋徽宗因其貴重，以金嵌其字。靖康二年（一一二七），金人占開封，將石鼓運至燕京，又剔去其金。到明清時，石鼓仍在國學。清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三二）曾仿刻十鼓，以傳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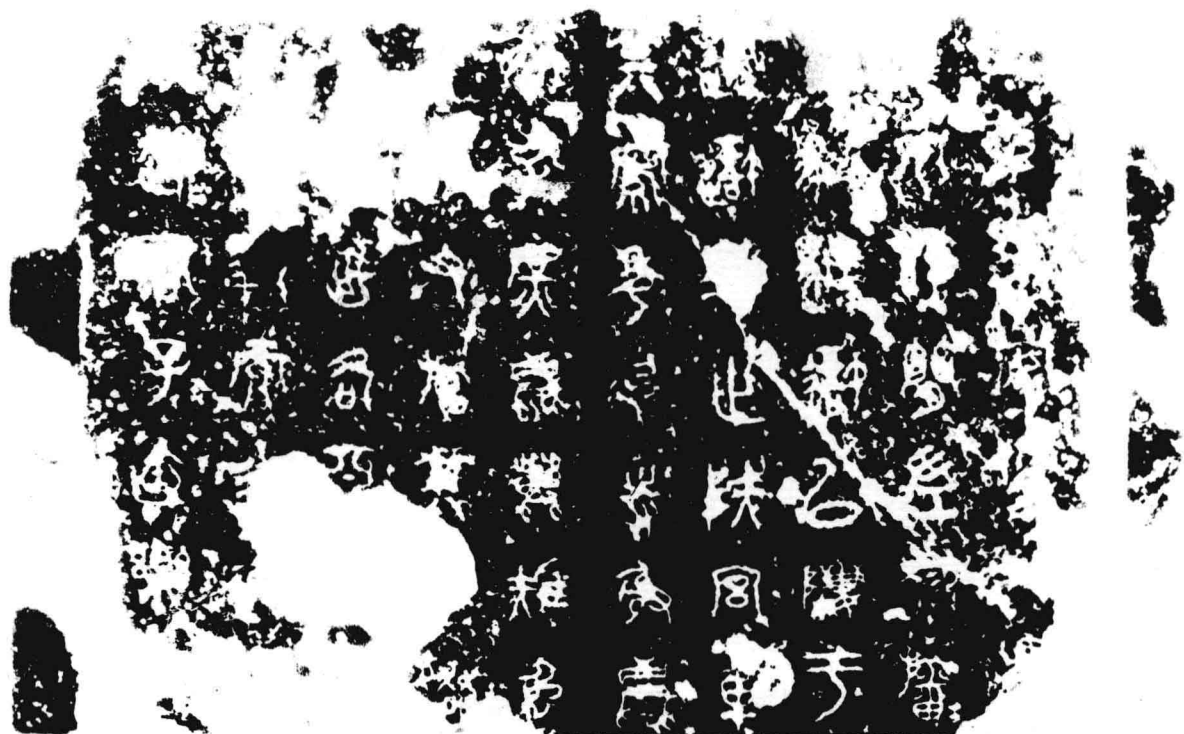
每一石鼓，刻四字韻文詩一篇，述秦王游獵之事。石鼓文上接金文，下開小篆，在我國書法史上有承前啓後的地位。石鼓文雖從西周金文發展而來，但已徹底消除了象形圖畫的痕跡，成為完全是綫條組成的符號結構。它的書法魅力體現在用毛筆按照一定的筆法書寫出來的自然流暢的效果之中，其筆法和結構已達到了很高的水準，為歷代書法家所推崇。

石鼓全文見《金石萃編》，著錄見《集古錄跋尾》、《金石錄》、《陝西金石志》、《碑帖叙錄》、《善本碑帖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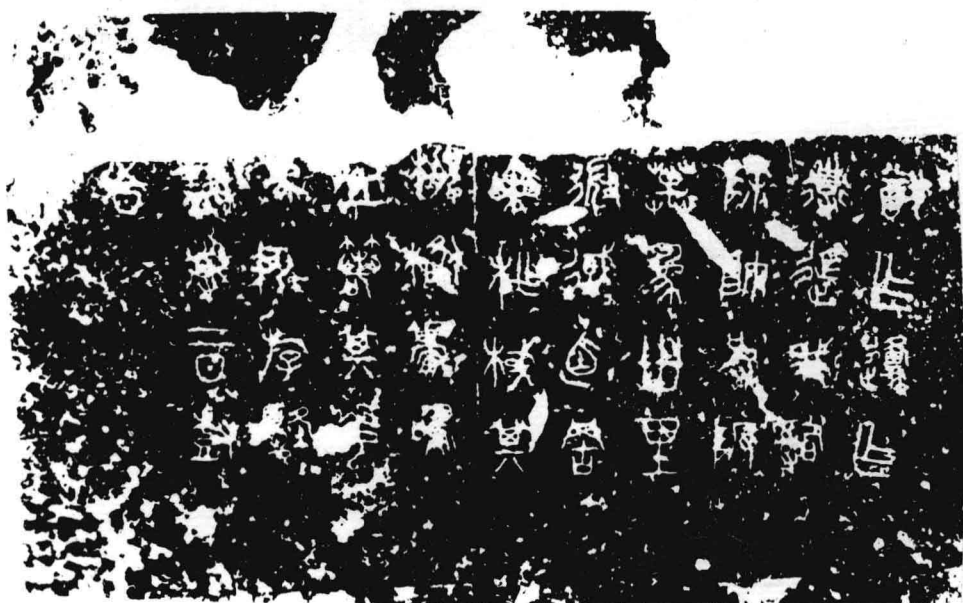
（陳誦雱）



石鼓文第一、二鼓（全拓）



第三、四鼓（全拓）



第五、六鼓（全拓）



第七、八鼓（全拓）



第九、十鼓（全拓）



局部之一



局部之二



局部之三



局部之四